

流行文化的品格,不是流量说了算

玉渊杂谭
尼三

随着互联网日渐融入民众生活,网络对于流行文化的意义从“烙印”变为“胎记”,当代流行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“网生文化”。近来,时长短、门槛低、消遣性强的短视频迅速引爆流量,成为网生文化的新贵。身边沉迷短视频不可自拔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短视频为什么会火?实际上,流行文化一直是时代的晴雨表,反映时代发展的最前沿,也体现出社会心理的新趋向。在一定意义上,当代流行文化的底色是网络文明。与此相应,互联网条件下休闲生活

的碎片化、文化生成的参与性,以及追求新奇与极端的心理、个体空前的存在感焦虑等,也就成为了当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特征。短视频的火爆,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代人的心理需求和休闲口味。

每一种新的网生文化的兴起,都为流行文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,也会使其遭遇新的困境和难题。近日在短视频平台引起广泛关注的“低龄妈妈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并非一起为争抢“流量”而低俗“无下限”的事例。有关部门迅速介入,短视频平台纷纷整改,这提醒我们,“流量”不是“流行”的硬指标。作为一种新的网生事物,短视频想要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,还需要给人们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。

毋庸讳言,在有的视频平台心中,流量

才是“硬道理”,流量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因此,对能带来“流量”的内容,不但大开绿灯,而且通过所谓“算法”搞“精准投放”“分类推荐”,刻意刺激用户猎奇欲的畸形发展。长此以往,很有可能形成“网站只看流量,流量来自关注,关注就要低俗”的怪圈,破坏网络文明生态。

也有人认为,低俗的内容之所以有市场,和中国网民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有关。确实,截至2017年6月,我国网民依然以中等学历群体为主,本科及以上学历仅为11%多一点。但是,“读书少”与“恶趣味”从来不能简单地画等号。古人说,“英雄每多屠狗辈”。一个文盲或许听不懂高头讲章,但肯定会真善美所感动。实际上,在“抖音”等平台上,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助人

为乐、相濡以沫、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正能量短视频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“赞”。

还有人认为,短视频平台是开放的,内容由网民生产,平台自身只发布,并不直接生产。但平台上的内容是海量的,哪些内容能获得更多的机会进入用户的视线,取决于平台的把控和调节。因此,与其让所谓“读书少”“素质低”的网民背锅,不如把板子打在平台管理和运营者身上,正是后者的趣味、格调和社会责任感,直接决定把什么样的内容推送到用户面前,也影响着当代流行文化的基本品格。因此,短视频网站应该加强把关人职责,坚持价值铸魂、内容为王,更多推出充满艺术内涵和文化追求的优质内容,更好地展示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美好与欢乐。

离开陆地

窗外有风

刘园园

编者按 3月15日起,本报记者刘园园登上“向阳红10”科考船,从毛里求斯港起航,参加中国大洋49航次第三航段科考任务。“晕船”,是第一次出海的科考队员和随行记者几乎都会面临的首场考验。本文是她从“向阳红10”船上发回的随笔,记录了离开陆地、适应海上科考生活的心情曲线。

出发时,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,看见车窗外的田野正在泛绿。突然意识到,有生以来第一次,要错过陆地上的春天了。竟有一点不舍。

不过这点不舍毕竟有限,远比不上要去参加大洋科考的兴奋。想到要离开陆地,去遥远的西南印度洋漂几十天,两天一夜都在路上奔波的疲惫完全被新鲜感所冲淡。

直到科考船开动的那一刻,心情都美得很。路易港码头的海水碧波粼粼,海风吹着甲板上的国旗哗啦啦作响,感觉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探险家,要去海洋深处闯天下了。

码头从视线里褪去,碧波粼粼变成海浪轻抚,又变成波涛起伏。大海的颜色在变深,脾气在变坏,在一点一点露出它的真性情。

没一会儿,我就蹲在房间的地上,头抵床沿,站不起来了。我只模糊知道第一次出海“可能”会晕船,没想到真的会,而且来得这么快!

船不知从何时开始,就像游乐场里的海盗船一样。一个猛子荡起来,若干秒后又一个猛子荡回去。桌子上的东西哗啦啦掉到地上,没锁上的抽屉哐哐地甩了出来。

哪有功夫管这些,头晕得昏天暗地的我在用仅剩的一丝理性思考,去哪里搞个塑料袋,承接随时会从胃里跑出来的午餐。吐完赶紧爬到床上躺平,脑袋随着船的摇晃晃来晃去,海浪似乎从身体里穿过,躺平只是换了痛苦的方式而已。摇晃,摇晃,整个世界都在摇晃。而我就像孙悟空被唐僧念了咒一样。如果是游乐场里的海盗船,嘶喊一会儿也就下船了。这一次,一时半会儿是下不去了。一想到这儿,就开始绝望。

在出海前的日子里,我对大海深处有过那么多美丽的幻想。抵达时,却发现自己压根不



多彩的海 刘园园摄

想也不能看海,多看一眼都会加剧身体和心理的不适,甚至增加对大海的怨恨。大海跟想象中是如此之不同,它的颜色那么深,灰蓝色的波涛上泛起白色的泡沫,似乎用凶巴巴的表情告诉我:人类不属于这里。

是啊,站在晃得到处咯吱响的甲板上,看着将我们包围的海水,它看起来那么陌生,充满异域感。大海属于在它肩头敏捷腾飞的海鸟,属于波涛之下自由徜徉的生灵。而我,是属于陆地的。

想起出发时车窗外春色蔓延的田野,土地是那么稳定而有安全感。想起开船前,有船员坚持要花半小时从码头外步行回科考船,船长说了句“在地面上走走毕竟踏实”。想到如果前方有个可怜的小岛,宁愿让船把我扔到岛上,而再不愿到海上来。

第三天一早睁开眼睛,世界依然在摇晃,但唐僧的咒语突然消失了。整个人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,穿越令人眩晕的兔子洞,来到一个摇晃的新世界。

在船上走路依然时不时就东倒西歪,但既然不会带来什么痛苦,也就成了乐趣。跑到甲板上,趴在左舷看海,再爬到右舷瞧瞧,目之所及,总想再多看一眼。

除了天空,眼前的海水是我在地球上看到的最壮美的东西。它的颜色随天气而变幻莫测,天晴时蓝得发紫,下雨时像一汪水墨,被船桨搅起来时又变得碧绿透明。它无时无刻不在骚动,或以细碎的线条勾勒出密密的波纹,或以欢快的浪头与觅食的海鸟嬉戏,或像游走的沙丘一个接一个涌来,我们的船也变成了在驰骋中上下颠簸的慢速越野车。

经常出海的队友依然会嘲笑我晕船时的惨状。回忆起来还有心理阴影,但现在觉得都值得。

毛笔的前世今生

桂下漫笔

张景阳

今年3月,内蒙古夏家店遗址中,出土了一块用细毛笔蘸墨书写的陶片。原来毛笔的起源,可以追溯到如此久远的上古时代。

这不禁令笔者想起,关于毛笔的起源,流传最久远、影响力最大的故事是蒙恬造笔:相传在公元前223年,秦国大将蒙恬在中山地区与楚国交战,当时,军中上报军情通常用分签蘸墨后在绢布上写字,书写速度很慢。战争间隙,蒙恬到野外打猎,射杀了几只野兔,其中一只兔子尾巴拖在地上,血水画出了弯弯曲曲的痕迹。蒙恬心中不由一动,萌生了用兔尾毛的想法。他最终发明了兔尾蘸墨的书写方式,毛笔由此诞生。如此文化的东西,却由一位武将所造,这个传说也为毛笔的身世添上了一种混搭的美感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考古学家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发掘了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,出土文物中有大量彩陶,从纹饰花纹可辨认出毛笔描绘的痕迹。这一发现和推论,将毛笔的现年定在了新石器时代。从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笔的象形文字判断,当时毛笔已经作为实物为人所用。而在湖南长沙出土的由兔毛制成的毛笔,更加可以印证:毛笔在战国时已被广泛使用。

考古数据显示:湖北省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的毛笔,制笔工艺已与现代工艺十分相似,与同时出土的,还有墨、砚等书写工具,它们与竹、竹筒合起来,就成为了战国时期的“文房四宝”,与现代的“文房四宝”相比,仅存在简和纸的古今差异,其余三种完全相同。

汉代时中华文化开始发扬光大并影响世界,那时毛笔开始讲究装潢,在笔杆上刻字和镶嵌。东汉蔡邕著《笔赋》,专论毛笔的制作,这是中国第一部制笔专著。当时,毛笔还成为官员的一种装饰,官员为了省事之便,把毛笔的尾部削尖,插在头

发里或帽子上,以备随时取用,叫“簪白笔”。魏晋以后的笔杆较短,由于那时还没有现在的高腿桌椅,写字的人是跪坐在席子上的。东晋至唐的笔有“鼠须”“鸡距”等名。《笔经》记载:世传钟繇、张芝、王羲之皆用鼠须笔。鸡距为形容短笔的形状,白居易有《鸡距笔赋》,描述其笔毫坚挺,这种笔对唐代书法有相当大的影响。

任何文字的书写,说到底只是一种方式,只有中国字的书写,能成为一种艺术,是为书法。从秦代之李斯,到当代之启功,从《兰亭序》到《神策军碑》,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犹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之路上的长明灯,经久不息、绵延数千年。而在此期间,毛笔的进化与发展功不可没,经过历史的沉淀和中华文化的洗礼,毛笔作为一种书写工具而成为一个系统、一种历史、一枚耀眼的文化符号,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多强大,由此可见一斑。

现代以来,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和发展,硬笔书法逐步取代了软笔书法,成为日常书写方式。但对于毛笔而言,这仅是自身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,因为毛笔和传统书法并没有,也永远不会被中国人束之高阁。从诞生之日起,毛笔就已融入了华夏文明之血液、华夏儿女之骨髓:“学问从君有,诗书自我传。须知王逸少,名价动千年。”



扫一扫
欢迎关注
嫦娥的秘密
微信公众号



摄手作

人在花中游

(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)



王兴华摄

五百年前的欧洲狂生

科林碎玉
高博

科学史少了狂人,岂不褪色很多!帕拉塞尔苏斯,狂中之狂,生前遭人白眼,身后暴得大名,被称作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术士。

提奥弗拉斯图斯·冯·霍恩海姆大约1493年生,在苏黎世附近,帕拉塞尔苏斯是他三十一岁的称号,缘由不甚清楚。反正有学问的人得有个雅名(当大夫的不能叫“拴柱”吧)。拉丁名Paracelsus有“超越塞尔苏斯”的意思(塞尔苏斯是公元1世纪的名医)。后来,帕拉塞尔苏斯的名头果然更响。

帕拉塞尔苏斯的父亲是一位没执照的医生,母亲是修道院女仆。他年轻时在矿山和炼金术作坊干过活,拿过博士学位,为探寻炼金术用7年游遍欧洲。他一边行医一边学习,后来医好了一位著名出版商,被

伊拉斯谟致感谢信,而名声大噪,被巴塞罗城任命为医学教授。但他生性狂放,冒语不断,连朋友和赞助人也不得不疏远他。

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罗拒绝递交行业执照,拒绝例行的职业宣誓。他发表诋毁同为医师的自然科学家、哲学家盖仑的标新立异之作,用硫磺和硝酸钾公开焚毁阿维森纳的经典。他授课不用拉丁雅言,一口瑞士日尔曼土话,还允许医进课堂。悖逆狂妄惹恼了同行。

帕拉塞尔苏斯要学生学“自然之书”,自称“受教于自然的大师”,称同行是“那些骗子,只会靠身居高位的权威来取胜。”有次他还骂全欧洲的医生:“你们懂的跟狗屎便上的苍蝇一样。”

帕拉塞尔苏斯好喝酒,他穿农民的衣服,在小酒馆里跟农民聊天,学习酿酒并精于此道。他是欧洲第一个通过冻来提高酒精纯度的人。跟农民比拼酒量后,他清晰地口述自己的思想,让文书记录,有时他还挥刀吼叫,吓坏了旁人。

口出狂言,必有才。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著作在生前已受公众关注。去世前两年完成的《天文学大全》,混杂了今天被称之为化学、医学、占星学和宇宙论的内容,昭示一位怪才的堂皇心灵。后来,牛顿对它爱不释手(或许这本书才对上牛顿自视甚高的坏脾气);心理学家荣格也研究之,认为秘术描述了潜意识如何完满。

帕拉塞尔苏斯发明了很多新词汇,他引入了阿拉伯词Alcohol表示酒精;创造了Zinc(锌),兼取锡和铜的发音表示新元素有两者的性质;他晚年好喝鸡尾酒,发明了laudanum(鸦片)这个词。

帕拉塞尔苏斯是第一个试图建立化学体系的人,他认为,盐-硫-汞象征了物质的固态-可燃-液态性,也象征人的肉体-灵魂-精神,他在此思路下革新了药理学,使得后代从植物药转向矿物药;他在防腐消毒等方面也是先驱。他废弃了希腊传下来的体液不平衡致病学说,认为疾病可能因为外来毒素。他研究了矿山职业病,还

研究了刚从美洲传进欧洲的梅毒,第一个提出用汞治梅毒。

帕拉塞尔苏斯相信星体和人体健康感应,认为日月金土水火对应了心脑脾肺肝胆胆。他自认为是炼金术士(塔罗牌有一张人物,号称是他的形象),还将自己的秘术称为“分合术”。许多后辈崇拜他,自称“分合术士”。搁现在保证被科学斗士骂到肝肠寸断。如今被西方医学界侧目的顺势疗法,理念就来自帕拉塞尔苏斯。

帕拉塞尔苏斯唤起了欧洲后世对自然中寻求力量的激情。狂放的科学家原形非他莫属,他比好莱坞电影更惊人。论自卫其道的勇敢,帕拉塞尔苏斯不是唯一。比他小18岁的塞维特,坚持医学-神学观点而被日内瓦烧死;晚半个世纪的布鲁诺笃信神秘宇宙论被罗马烧死。但要说论于群众的勇气,帕拉塞尔苏斯当属第一。他在《天文学大全》里这么写:“我是与众不同的,但愿这一点不会烦扰你们。”

《头号玩家》:谢谢你玩我的游戏

影像空间

张盖伦



《头号玩家》已经被刷屏了。我不是游戏迷,对流行文化所知甚少。《头号玩家》里埋了那么多梗,但我能看出来的,两只手就能数过来。我就是斯皮

尔伯格导演构筑的“魔法世界”里的“麻瓜”,和这电影之间隔着次元壁。

但《头号玩家》数次戳中我泪点。打动我的,是那种少年意气,是某种纯粹,是“回家吧,回到最初的美好”——虽然很老套,但是很奏效。

哈利迪不算电影的主角,但在在我看来,他是《头号玩家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,简直就是“头号玩家”本人。这个看起来很“丧”的、符合所有人对码农刻板印象的小老头每次出现,都能让我的心颤一颤——我从他身上看到一种混合着悲凉、孤独与童真的东西。

他说话缓慢,还有些含糊;他的眼神游离,透着怯懦。他将自己的热情与天才倾注在虚拟“绿洲”之中——哈利迪是这个庞大游戏帝国的缔造者。

“绿洲”是一款游戏,也不仅仅是游戏。《头号玩家》设定的发生时间是2045年,那时现实世界已一团糟,绿洲是伊甸园,是温柔乡。人们戴上虚拟现实眼镜,进入绿洲,在那里“假装生活”。

去世之前,哈利迪在“绿洲”里埋下了彩蛋。他设置了三道关卡,闯关成功者可

以得到巨额奖金,还能成为“绿洲”的主人。这种转交公司的方式很哈利迪。

其实,三道关卡,就是一个“测测你有多懂我”的游戏副本。

从商业上来说,哈利迪是成功的。但他总在怀念过去,他后悔太多事情。他后悔没说出口的告白,他后悔将好友推到千里之外,他可能也后悔放任“绿洲”发展成如今的规模。

三道关卡,就是哈利迪的自我剖白。钥匙一把一把地交出,那隐藏在“绿洲”之后的,被游戏迷们膜拜的哈利迪的形象,就一点点变得立体清晰。

这位游戏大神的心里,分明住着一个孩子。这个孩子觉得,“玩”就是“玩”,游戏就是游戏。“玩”比“赢”更重要,“赢”只是顺带的结果。在现实世界中,他孑然一身。于是,他用“玩”的方式,找出那个和他三观相同的继承人。对,只要三观相同就可以,哈利迪对继承人的身份不做任何限制,他只要一份理解。

而且,这个孩子心中有太多爱。

现实世界孤独又残酷,唯有游戏是慰藉。哈利迪害怕与人交流,但又如此清楚,人必须回到现实。游戏是加油站,现实世界才是竞技场。他有那么多的爱,才有那么多的勇气来面对游戏之外的不堪。哈利迪设置了一个按钮,可以一键永久关闭绿洲。看,他对自己的造物,带着某种警惕。

影片临近结尾,男主振臂一呼,大地震动,万千玩家从皑皑雪原尽头跑来,要与“反派”殊死搏斗;男主将最后一把钥匙插入钥匙孔,反派的智囊团也拥抱欢呼哭泣,仿佛共享荣光……这一刻,人类再次成为共同体,他们彼此理解,守望相助。

对,这是导演设置的“燃点”。他在问你,有多久,你不曾这么用力地去捍卫什么了;有多久,你不曾为了“通关”开怀大笑放肆大哭?那已经被我们这些不动声色的大人遗忘的过去,斯皮尔伯格,这个72岁的老头,笑嘻嘻地跳出来,看,我还帮你们记着呢。

他勾起的,是集体的记忆。哈利迪对男主说,谢谢你玩我的游戏。用那种缓慢的,辨不清情绪的语气。这个“死宅”也在说,谢谢你懂我。